

黄鹤楼上听风铃

田长山

没想到武汉有这样大的风。黎明时分，风鸣鸣地带着哨儿在窗外打滚儿，睡意顿消，疑是被带到北国的雪地冰天。江上轮船的汽笛老是“哗哗”地叫，疑有老牛在井。睡不下去了，只想今日的黄鹤楼之游，大约要煞风景。

长江日报的同志导游。车轻快地驶过龟山，驶过大桥，停在黄鹤楼公园。这一路上，谈笑风生，所说是熟之又熟的典故。“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雀巢名句，那诗的意境绝对美于今日的晴川阁，其踪迹也是“杳如黄鹤”，那是“琴台”了，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落，伯牙琴瑟得遇知音子期之处，一个美好的传说的附会吧？！倒是那武汉电视塔

若南天一柱，拔地而起，傲然凌空，让人陡然心惊，使古迹为之低首减色；但这一切，皆在窗外，能神遇却无缘亲临。只急切地望着高耸的黄鹤楼。

风，迎面扑来，衣角翻飞，头发蓬松，人大有凌空飞去之感。好在风虽大却未带寒意，继而也便飘飘然地乐了起来。乐在欣逢公园的菊花盛会。被累久了的身心，便在郁郁清香中舒展。色色可人的菊花，竟也成了各种图案，如龙、如鱼、如鹤、如天女散花，匠心中也有灵气。它身后掩映的是书法的碑廊。书法家者，当今国内书法名家书历代文人咏武汉三

镇之旧辞也。难得有此书法与诗词的荟萃，并辉耀于黄鹤楼下。不由得便抄下书明人袁中道的诗句——
买看山水兴犹清，闲逐儿童楼上行。
窗外钟声大别寺，杯中碟影汉阳城。
峰连建业何曾断，浪接潇湘总未平。
小艇夜涛如履地，果然水战利南兵。

到得武汉三镇，遥想三国，追慕赤壁，诵诗赋名句，今古一心，人与我同。袁中道题诗未必妙不可言，倒使人见出一片真情。文化人掏钱旅游，雅兴自然天成，并不比后半段赤壁大战之成败逊色。那书法若行若草，带王羲之又有己出，爱之欲拓。只可惜忘了书家姓名。

登楼——乘电梯上最高层，风中凭栏，身在风中，心思辽远。看长江滚滚于脚下，江上船只或行或泊，自饱了北人眼福，也多了水上飘泊的渴慕。再看那高低错落，连位成群的建筑，那势头真象是前拥后挤地直向大江奔去，江水浩然一泄，这才止住脚步，凝立于各自的位置上向江上张望。它们有没有几分遗憾？若我呢？悠悠然，耳旁有了叮叮咚咚的铃声清音，循声见到了黄鹤楼飞起的檐角上吊着的风铃。风铃若小小的一口钟，于风中摇来摆去，奏出这悦耳的清音。倒在琉璃闪光，新漆若绘的黄鹤楼上，体味出深山古寺般的幽深。风不停，铃声时来，似反复

诉说黄鹤楼之古老。

黄鹤楼实在是飘逸得太久了！三国之后，后世就屡屡修，仅清代就有“七度七修”。现在的黄鹤楼是1985年在原址落成，距最后一次焚毁（清光绪十年）已有百年。楼高五层，飞檐画栋，金碧辉煌，既有南代之灵秀，又有北方之壮丽，可以说是集南北之优于一身了！

长江日报的同志一再向各位同行致歉，以为今日多年不遇之大风，实不凑趣。我却以为，秋菊盛开，清香四溢，书法新碑，文彩斐然，风铃悠悠，美于清乐，这便在神思飘摇里，见出江边耸立、凌空欲飞、气吞云梦的黄鹤楼的并非古老的神韵来。领略登高的旷放，脱落平川上的秀琐，领略这起楼的本意，或得之于风铃一震，那么有风未必不好于无风吧？！

「局长不会骑自行车」

秦耕

前不久参加一个会议。会前，主持人清点人数，当问到“某局长为啥没有来”时，有人回答：“某局的小车不在”。“二里半路为啥不能骑自行车来？”回答是：“局长不会骑自行车。”听了这话，许多人笑了。

我却感到惊讶。熟悉局长老底的人都知道，这位当了5年局长的老兄，8年前在一次有200多人参加的自行车比赛中，名列第9。如今眼不花，耳不聋，为什么不会骑自行车呢？原来他自从当上局长之后，就和小车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据此判断：只要局长在哪里，小车必然在哪里；在哪里碰到小车，在哪里就能找到局长。小车似乎成了局长，局长也似乎成了小车。

不过自行车总该会骑吧，5年不骑，骑技也许不如8年前那么在行，但总不至于生疏到“不会”的程度吧。以愚之见，非不会也，而不愿也。骑自行车开会，有失局长大人的身份。

这也难怪。如今开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小汽车的竞赛：你坐“北京”，我乘“上海”，你乘“丰田”，我坐“皇冠”。总之都不甘人后。有人把官多会多小车多称为“官场病”，我看一点不假。多年来，行政经费之所以控制不住，主要是这种“官场病”愈害愈重。据财政部统计，今年上半年应进行重点压缩的行政开支不仅没有压缩，反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1%。1987年底，全国行政单位的小汽车多达15.1万辆，比1982年时增加了一倍半。如此发展下去，如何是好？！

在“时间这是金钱”的今天，办事讲效率无疑是对的。但是，讲效率并不等于时时、事事、人人都有必要“屁股冒烟”。不信请有关方面调查一下，看看马路上密密麻麻如蚁群的公用小车，每天用于正经本地办公事的到底占多大比例！



——写给妻子

黄开林

妻子在案头插了一瓶桂花，顿时满屋有了生机。那墨绿墨绿的叶片，舒展着，象一件绿色的披氅，遮掩着米粒般大小的花骨朵儿。若说绿叶是蓝天的话，那细碎的小花便是天上的繁星点点；若说绿叶是一片归帆的话，那一簇簇花蕊就是满船的金鲤尾尾。

绿叶护卫着花朵，花朵簇拥着绿叶，摩肩接踵，相敬相依，多么缠绵，多么默契。

妻子说：“那绿叶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你写一会儿，最好停下来看上一阵子。”我照妻子的话做了，似乎真有那么灵验。

从绿叶丛中流溢出来的馨香，幽幽地，浓浓地，似乎连呼吸也有了新的频率。我突然想起谁的诗来：“芳心暗相许”。

我凝视着这一丛桂花，象欣赏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眼睛似乎清了许多，心里不由地要暗自思付：假若我能做那绿叶，妻子准是那金黄色的小花了。

小黄花就是妻子那金子般纯洁的心！是，是她那一寸芳心！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彭老总走了，服务员依然不舍地送到大门口，外面站了大约四五十个公安战士，彭总看到后，勃然大怒，把一军官叫过来，吼道：“谁让你来的？！”军官说：“是首长叫来的。”彭总说：“你叫他来干什么？”军官说：“首长叫我来给您送点东西。”彭总说：“什么东西？”军官说：“首长叫我来给您送点东西。”彭总说：“什么东西？”军官说：“首长叫我来给您送点东西。”

彭老总在珍珠泉

木村

一九四九年冬，几个身穿黄土布军装的人来到西安珍珠泉上，其中一个健壮的大个子一进来就十分风趣地向每个服务员问好。洗完澡后，他半躺在床上休息，请站立的的服务员坐到沙发上，当时服务员已认出了这位就是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心里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听到将军的呼唤，疾步过来，当得知请他坐下，便扭扭起来，在将军的再三敦

办法很快找到了。在火化工人的协助下，老成又重新对火化炉和入尸车进行了改装，在升高炉膛炉面的同时又降低了入尸车的高度，使落差缩小到最低距离。经过试车，性能良好，但大家还是不放心，为了检验一下落下去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家都争着要上入尸车，所有关于活人不躺入尸车，不进火化炉的忌讳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还是让我来吧。”成乘仕拨开众人走到入尸车旁，“入尸车是我设计的，我先试试。”

他一歪身躺上了入尸车，人们嘱咐他用手托住后脑勺。一切就绪，入尸车载着成乘仕向炉膛缓缓开去。他的身体全部进入炉膛，入尸车停下，他身下的车板缓缓裂成两半，他的身体轻轻落下炉底，几乎没有声音，他感觉没有震荡。接着入尸车退出。成乘仕这个身高一米八零的大汉，在仅仅七十公分宽、八十公分高、二百三十公分长的炉膛中完成翻身、调头的动作，等他从炉膛里爬出来，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为了把炉膛面铺得更柔软，成乘仕又捧着一捆雪白的绢纸爬进炉膛，最后为总理铺炉……

下午四时三十二分，火化车间那部专用电话响了。“请八宝山方向准备好，总理的灵车四时四十五分准时出发。”

消息一传开，八宝山大门外成千上万的群众立刻停止了一切活动，顿时哭声一片。

载着周总理遗体的灵车准时从北京医院出发了。灵车开得很慢。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站满了为总理送别的群众，大家都是自发而来的，没有人组织，也不用维持秩序。总理的灵车一过来，马路两边的人群立刻整齐地站在马路牙子上面，没一个下来的。只是到处哭声震天。

灵车队在路上缓缓地走了一个小时，于下午六时零六分，到达八宝山。当总理的遗体被抬下灵车时，八宝山立刻响起一片悲天恸地的哭声。

总理的遗体被推进告别室，随灵车来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工作人员分别向总理遗体作最后的告别，总理穿着那袖口磨



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

刘业勇 李忠效

八宝山火葬场广场上的悲痛的人们，不顾一切，冲开由警察、解放军战士和民兵组成的警戒线一齐拥向火化间，想最后再看一眼亲爱的总理。火化间的大门被悲恸的群众撞得咚咚作响，而人们撕肝裂肺的哭声几乎盖过了咚咚响声。没有人能阻止这海潮般滚动的人流，火化间的大门外群众越来越多，甚至连警卫战士、民兵都“擅自”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托举总理遗体的车板缓缓裂开，总理的遗体无声地落在了洁白的绢纸上，入尸车依依不舍地退了出。入尸口的铁门轻轻合上，点火在即。

没有人愿意点火火化。火化间外群众在哭，火化间内的工人在哭，火化间内外一片悲痛欲绝的哭声。

出毛边的浅灰色的中山装安睡在花丛中。

六时四十六分，周总理的遗体乘电动入尸车进入了四号火化炉，这时，聚集在

工人们的手在颤抖。担任火化任务的杨万泽、刘占海、李淑琴几位同志都是技术娴熟的师傅，但是现在他们的操作都不熟练了。甚至“不住嘴”

谁也不忍心为总理点烧这灰化之火。火，终于点燃了。但喷出的油滴很小，给的风量同样很小，火化工人一再多看一秒也好。

事先准备好的不锈钢火化工具被冷落在一边，没有人动用它一下——总理为人民操劳了一生，怎么忍心再惊动他刚刚开始休息的身躯？

晚上九点五十分，火化完毕。工人们向炉膛进行了强制降温。总理生前的秘书和警卫员来到取灰口，精心地为总理收取骨灰。他们先把大块的骨灰收集起来，然后又用湿毛巾把砖缝里的细灰渣也一点点收集起来。

凌晨一点，周恩来总理的骨灰由一辆红旗轿车送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然后，遵照总理的遗愿，由空军飞机载着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湖海山川大地……

不知为什么，我们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一幕幕古老的和现代的、奢侈的和简陋的葬礼仪，但一切的一切，倾刻都在一瞬间黯然失色了。

周总理，您在哪里？（八）